

賭棋山莊詞話

賭棋山莊集 詞話續編四

長樂謝章铤枚如撰

秋風乍起忽染沈疴病閒則冬已深矣續纂詞話較業者累月叢殘滿案零落殊可惜紅日上窗寸心漸暖乃於嚴寒瑟縮之中負暄而重錄之其詞名素著及位高望重者有所見則論及否則本集在不贅也

雪帷韻竹詞仁和孫雪帷錫撰詞綜續編載韻竹詞四

卷余所得一冊共三十開不列卷數而詞綜所選金縷曲玉燭新兩闕亦正在此中其詞蓋瓣香樊榭者買陂塘白菊云挂蕉衫素簾寒曙幽枝漸折霜信尊前只有秋人澹定不澹於花影風雨近配小蓋甜冰好餞荒祠

冷瓊姿最俊，傍金粉闌低，琉璃障薄涼。夢悄須認圓。

蝓夜暗抱檀心，消領敲斜，休上絲鬢劇憐脫帽三千丈。
一色顛搖，難定翻自省，便刻畫花魂，著相花先晒丹鉛。
謝盡要疏朵，橫陳新綠，細蘸書帶露梢潤。此在集中最
爲清空雪。惟工於篆刻，有石州慢百字令二調詠之。

軒霞詞一卷，盱眙王子臣

效成

撰子臣詞雖無多而饒

有姜史遺韻，長亭怨夕陽云：記曾入隔花深隴，一片花
光總無花處，剩有晴痕。柳陰陰外，漸銷度玉顏，何許算
怎向鴉邊認取。草色淒迷，應不似前番庭宇。試住聽
聲聲風裏玉笛，又還吹暮。明煙淡雨，儘描出可憐情緒。
怪生涯直恁匆忙，偏日日黃昏歸去，還怕見新娥化作。

愁紅千縷又句門外繞一曲煙波曠三兩野鷗來去長亭

怨

小綴梢頭悄不許花心知得看釣港已歇蘋風還

愛向絲邊伴人孤立

望梅詠
蟾蜍

秋心鎮日渾難展牋一紙

相思無跡但夜深淒泪潛潛雨過荒階聞滴

綠意詠
芭蕉

前

有傅桐後有王錫麟二序儷體皆可觀子臣尙有伊蒿

室詩文集

夢春廬詞一卷嘉興李次白

貽德

撰自序謂弱冠時作

香豔詞近二百首或以秀道人語相規遂棄去今檢其

纖佻不甚者併新作通得四十餘首然則次白固揣摩

花閒者故短令勝於慢詞西地錦云畫閣響歸遊屐倚

屏風三疊卸衣時候爲憐繡鳥春衫親摺粉氣初乾

香頰漸光融眉睫呼來小玉都無使處遣花閒猶蝶惜

分釵

自序晚芬謝世已五易寒暑矣禁煙節近客懷愴然

云垂花幌黏蛛網梯枕

怕向重樓上負前期算他時碧海銀河縱許儂依遲遲

人何往窗紙颺倚窗略記伊模樣幾回凝幾回思一

塚春莎一樹棠梨悲悲晚芬乃嘉興吳女史筠次白之

婦也能詩著早花集造句俊秀不屑以脂粉自囿卒年

二十六有落花詩二十首序云妒風相逼花片齊飛一

縷愁絲頓成九結作落花詩二十首哀語沓來不復檢

制第不知我生以後悼花而更以悼筠者復有何人閱

是詩者可以感矣句如稱意花多憐薄命解愁人自不

長生富貴怕逢初失意別離終覺易銷魂生前有色驕

松柏化後何人辨燕環空階月到嘯鴟冷粉洞香消醉
蝶醒羊角風麤人掩淚馬蹄聲亂蝶隨香流水有聲何
處泊輒風無力隔牆飛此類數十句語雖哀豔抑何其
傷心也次白詠蕉扇桂枝香中述畹芬團扇詩有明月
三分全在手秋風一半已銷魂句今此集不載知其散
佚者多矣次白有春秋賈服逸注輯述攬青閣詩集諸
書朱閣學蘭爲之刊行按嘉興錢新梧儀吉記事稿有
敦品而不遇者云有十七史考異可與嘉定錢氏書并
行又云其婦以哭姑卒次白時方踰弱冠遂不復娶夢
春廬作望春
廬其筆誤耶

玉鏡臺詞一卷太原溫雲心

啟封

撰

按本集不書名於
寄廬詞存題詞得

其名余嘗由燕之晉復由秦入燕凡六度太行之天門

白獲鹿至什貼亂山相向天小石頑中惟青玉峽最爲
幽秀而固關頗覺高雄庚午窮冬遇雪於白石嶺撒鹽
堆絮千里一白予跌坐車沿直覺萬態俱清乃嘆嚴寒
之中能鍊人心性也雲心浣溪紗云十里驚濤吼碧溪
四山嵐翠撲繙衣雪花如掌固關西 漢壘兵銷煙自
滅秦城堞廢烏空啼衝寒馬上覓新題又云石路無塵
密雪飄同雲如夢曉山遙玉郎眞個踏瓊瑤 鸞鏡光
寒心皎皎繡幃人冷夜迢迢一番回首一魂銷當年風
景猶依依在目也南鄉子云蕭瑟灑孤蓬斷續殘更斷
續風繡被焚香眠不穩矇矓身在寒雲頓浪中 離恨
苦匆匆欲訴何因得見儂爲問淚珠和雨點誰濃疏雨

如何與淚同賀新涼感遇贈汪竹海云拔劍投盃起看
吳霜點人青鬢吾眞衰矣況又文園消渴甚瘦骨支離
如許屈指數生平知已惟有姮娥青眼盼鑒臣心一片
冰壺水呵壁問那能已沈淪似我惟君耳恨前因三
生石上緣慳到底誰說馮唐終不遇畢竟名垂青史何
必要蒼生霖雨但使模稜眞得訣便扶搖直上雲霄裏
相視笑盡勉此聞雲心與人交其相契者傾肝膽其非
所交者輒齟齬官刑曹十年不得遷讀此詞可以知其
意氣矣雲心又有虞美人題顧橫波小像云眉樓風月
秦淮柳往事思量不朝衣猶帶美人香贏得五花官誥
媚秋娘孫三葛嫩登仙矣故侶休提起可憐非復舊

嬋娟猶記當時曾伴石齋眠嗟乎柳如是顧橫波皆青樓中奇傑女子惜所歸俱非第一流是亦不幸已而後來題圖者又往往因烏及屋使錢龔二貴人捱盡笑罵是非不幸中之尤不幸者哉

還初堂詞鈔一卷襄平姚秋士

越桐

撰清平樂云春愁

無那鎮日懨懨坐今日春光看又過愁思更添些箇

杜鵑叫徧歸休香泥滿地誰收只有兩株楊柳年年看

到深秋河傳云望裏羅綺車如流水愁說相逢箇人拘

束繡幃中匆匆但教眉語通

垂楊幾樹臨官道霜華

早也共相思老月滿天秋夜寒燈前可知僕未眠齊天

樂云銷魂試向蓮塘問吟懷頓添淒楚冷露猶凝枯香

欲斷禁得秋風如許鴛鴦最苦怕涼到天心欲棲無處
比似春蠶亂絲抽盡萬千縷 當時翠盤醉舞有划船
越女妝罷還妬瘦怯羅衣愁拋玉鏡一樣銷凝遲暮空
房細數歎流水年華半墮伊去甚得心情夜窗留聽雨
夢橫塘蛤蜊云海市腥傳沙頭鮮采酒懷偏易牽惹隔
巷呼來底用向晚風評價殼解纖銀漿含柔玉翠盤初
瀉伴新醅清淺次第嘗來還略勝雙螯把 江南二月
清明有鼠船齊赴兩漿輕打滑澆春泥拋細網綠楊陰
下誰料得風塵燕市肯與愁人助杯斝菰葉橫塘何時
歸去結幾椽漁舍西北質直其音恍爽此則款款入情
矣 秋士雖北產嘗往來於吳越楚黔盡覽其山川集

中有洞仙歌懷舊詞八闕紀其所經名勝與吾聞張亨甫際亮善亭甫有博陵登眺圖秋士題以百字令送之南歸云伴狂阮籍憶曾登廣武豪情千里豎子英雄多少恨一樣殘山賸壘拜月靈狐眠煙石馬閱盡興亡事無端憑弔更教吾輩來此我亦骭髀興歌淒涼懷古溼透青衫淚搜盡碧雞金馬跡惜少畫圖能記鍛羽憐君驅車歸去又過前游地蕪城新賦故人還望重寄秋士舉甲榜官中樞性不合時中壽卽卒蓋亦奇歛磊落數奇人也

酌雅齋詩餘一卷松巖

福增格

撰松崑曾爲江甯將軍

此詞則刻於粵東蝶戀花西園送春云絮亂西園春欲

暮燕子呢喃愁絕雕梁訴醉眼勸春春不住朱門空掩
青苔路 留春不見春何處春煞無情花也隨春去落
盡胭脂鶯不語綠楊枝上黃昏雨

二十四橋吹簫譜二卷江都孫定夫

宗禮

撰定夫詞亦

流轉但言外無味不耐尋繹蓋學南宋而未至者湘月
調下自注云上下闕遵白石老人原製第四句作四字
讀第五句作九字讀詞律作念奴嬌填誤按此說亦未
當湘月之異於念奴嬌在宮調不在字句白石指明念
奴嬌鬲指聲可見是聲異而非體異也至詞體雖分句
讀而作者筆興所及時有變化卽如東坡此調故墨西
邊人道是三國孫吳赤壁人道是三字雖屬上句而語

勢未嘗不趨下句又豈獨湘月乎是不必強生分別矣
定夫不能爲硬語七夕填水調歌頭似有意學蘇辛而
開句云烏鵲復何事而汝作因緣殊覺儻氣亦可見其
筆性之有所限矣賣花聲云徧地惹愁腸無限春光高
樓遠處莫相望除卻陌頭青草色還有垂楊 飛絮去

忙忙直恁淒涼東風底事太匆忙燕子不歸簾未捲閒
煞斜陽祝英臺近梅影云雾迷迷煙靄靄何處暗香繞
擬向雕闌待折一枝好只愁半縷柔魂呼他不起算都
被夢痕遮了 笛音悄吹上明月三分二分爲誰照瘦

骨亭亭可似那時貌有時別後相思檐前檻外聽點屐
聲聲尋到摸魚子

自序秋雨初霽野色爭妍同人小步
東郊沿綠村逕柳陰際際有茶室焉

短檻長籬數椽新築門外蘆竹叢生鴨塘環繞野趣
蓼顏色可憐主人掃葉支鑪煮茗待客殷勤款洽野趣
然云掩疏籬柳陰初瘦人家還在深處西風也做淒涼
意一葉一聲淒楚行且住有四壁啼螿暗裏吟清露秋
光付與早豆莢初肥菱絲正熟絕好憶煙渚江村味
撩得相思幾許閒心合稱來去山童低傍松爐坐邀我
白雲爲侶天漸暮又滿逕斜陽紅了溪頭路何時認取
記燈火荒莊牛羊高隴清夢話兒女饒有清氣可資吟
諷

甲子生夢餘詞一卷錢唐汪亞虞

述孫

撰亞虞一字又

村詞工短調意在金荃蘭畹詞綜續編錄入七調皆佳
尙有行香子云虬箭宵停蛤帳寒輕記年來彩燕爭迎

樓臺處處絃管聲聲滿林花滿輪月滿城燈 鴿顛金
鈴雁促銀箏送春歸婪尾杯傾柳陰深院草色長亭過
花朝過上已過清明鬢雲鬆令云畫橋高春水滿隔岸
桃花花底門雙扇曾記東風窺半面簾影絲絲不識愁
深淺 鬢鴉分釵鳳顛輪與雕梁燕子尋常見幾日踏
青歸去晚夢也生疏夜夜思量徧

潑墨軒詞三卷濟甯戴石坪

鑑

撰詞與其詩合刻雖少

深思亦無累句江城子雙村道中云春塘漱澗碧於油
柳絲浮荻芽抽巷陌人家一帶綠陰稠叢笠牧童煙際
去橫短笛倒騎牛 天寒未脫木繇裘冷颼颼似殘秋
路轉高原又到小橋頭帽影鞭絲圖畫裏山蟲蟲水悠

悠西江月帶橋人家云天外羣峯渺渺江邊野水羅羅
樵歌唱罷又漁歌此曲閒人能和稻隴田車駕樹山
家碓舍臨河駝峯橋跨鴨頭波波上黃花魚過滿江紅
宿金山寺云孤與中洲渾欲把洪濤攔住凝望眼熒熒
雲石濛濛煙樹傑閣平吞三楚壺驚波倒捲前朝去更
塔鈴對客話興亡悲今古紅葉岸青苔渡江落日山
沈霧看帆飛檻外危橋低度夕嶂懸燈鐘磬發水軒吹
笛魚龍舞聽蒼崖浪打夜潮生驚風雨吾聞紫藤花開
時人家或取作餅北地則以榆錢下麪亦烹之以爲羹
石坪有金縷曲食榆錢作云形體圓而小綴喬柯幾經
雨洗數番風掃阿堵傳神稱妙處遍地拾來不了看鼓

鑄洪爐工巧製就滿盤同首偕伴庾郎韭食供昏曉饑
涎向齒邊繞無聲擲去知多少與何曾一般下箸一
般同飽愛爾毫無銅臭氣何必鄧通方好更香入廚娘
手爪野客羹材雖淡薄也強如饑走荒山道真傲煞杜
陵老此於華山頂上蓮花白華山金天宮產白菜形如
菡萏謂之蓮花白味勝山
下十倍沙苑蒺藜苗安肅黃芽韭之外真別饒風味也自
去長安久不嘗矣

六銖詞二卷平湖陳太暉朝撰集句爲詞始於小長蘆

然所集乃詩句近且有集詞句者且有專集本人之句
者若太暉則集唐以前句余謂六朝歌曲語多古豔若
能運用入詞吐屬自異苟強聯成篇反覺生硬雖自謂

仙衣無縫而天吳紫鳳已不勝其顛倒矣姑留以備一體可也

斷水詞三卷臨川樂元淑

鈞

撰元淑一字蓮裳詩文溫

麗才名甚著又作耳食錄小說體與聊齋志異夜譚隨

錄相似書賈屢刻風行於時詞以周柳爲宗菩薩蠻云

西家蛺蝶東家燕絳桃花裏迷茫見曉起自鈎簾春寒

凍指尖廉纖針樣雨吹上屏風去屏上畫仙姝仙裙

溼也無又云門前溪水悽鳴玉人家十里隨溪曲曲到

畫樓邊樓中人正眠幾回牽短夢報與春寒重長是

替伊愁伊曾替我不浪淘沙云昨夜立空廊月地流霜

影兒一半是衣裳如此天寒如此瘦怎不淒涼昨夜

枕空牀霧閣吹香夢兒一半是釵光如此相逢如此別
怎不思量暮山溪武陽渡旅夜云荒洲古渡沙闊行人
語蘆筆兩三枝寫不盡秋聲無數魚鱗雲起曾記上歸
船從此去別南浦又上南州路丹楓幾樹隔岸迷煙
霧猶認杏花開不道是斜陽紅處獨輪生角趁不上前
村天已暮渡頭住一夜風和雨百字令將至涿州疊韻
云非關惜別又非關感舊傷心誰曉認作世間兒女恨
也被林花冷笑殘夜呼尊高秋把劍淚灑西風老無端
歸去無端又踏燕草記得日下層城煙中古塔五度
經過了幾箇黃金臺下客不把舍人門掃射虎山空釣
魚磯冷夢裏千回繞蘆溝橋畔馬蹄躑躅多少蓮裳

相知曰雪如

魏秋聲詞話曰姑蘇女伶薛珠也

集中有送雪如還吳門

金縷曲招同友人及潘靜香諸女郎泛舟山塘酌酒雪

如墓玲瓏四犯下拍有云幾杯腸斷酒化作冥冥雨兼

勞女作深深拜問何意相憐如許垂淚語他時事憑誰

記取其初至雪如墓喝火令云冷草迷孤蝶新煙繚斷

鴉送春舊路已天涯不道保安橋外咫尺路猶差 碧

血紅心地黃泥紫玉家一行碑字隱殘霞惜少周圍幾

丈短籬笆又少幾竿斑竹幾樹白梅花極意渲染深情

若揭而雪如之品格亦可見矣又過秦樓自序云蓮花

博士侍書岳綠春吳蘭雪姬人也能寫蘭余既數見之

爲述此解卽題陸祁生所作碧桃記院本後紫襪風香

翠翹雲晃映，靨瓶花低亞。搜從帳後，拜近鞦尖，笑道酒徒顛也。知是阿堵風魔，和客舉簾向儂求畫。便低呼小玉分甌，仙茗解伊醒罷。曾見說聘卻千金，綠慳雙壁。遇了玉郎，纔嫁情根，慧茁性蕊，愁開不枉鏡臺佳話。多少詞人豔傳，曲譜宜春歌名子。夜甚桃花兩朵，換得蓮花侍者。南鄉子再贈綠春云：花有美人香，樹影玲瓏畫粉牆。道不解詩儂未信，吟將佳句，分明似沈郎。笛譜按宮商。此技兒家不擅場。聽曲暗拋紅豆，記思量。要發鶯喉，賽暝簧。

自注前二語綠春句蘭雲云

詞工摹寫事亦可傳

嚙莖山人詞集

杯湖款乃三卷杏花村琴趣一卷

嘉定王于陽

初桐撰

于陽一字竹所自序云：填詞三十年，有詞五百餘闕。雖

世所推許多近甜熟不存也三十年來僅得三百餘闕而應酬之作亦不存之排爲四卷計詞二百餘闕所存十之三所去十之七然則竹所之於詞可謂勤矣其詞於南北宋諸家莫不津逮述庵雖選入詞綜二集要非浙西宗派所能牢籠也最高樓支硎山訪張雨亭云山深處怪石鬪谿衍老樹幻龍蛇初疑雲礙無行路忽聞犬吠有人家好峯巒環四面轉三叉聽徧了空林都是鳥吟到了閒門都是草茨舍矮枳籬斜秋風已碎千條柳寒霜未倒一叢花注醜醜浮鑿落話桑麻水調歌頭響竹軒劇飲云一爵喉初潤兩爵面微酡三爵騰騰耳熱四爵眼模糊五爵氤氳浹背六爵淋漓潑袖七爵

笑胡盧醉倒便酣臥紅袖不須扶 賞心事惟痛飲與
狂歌胸中無數塊壘借此以消磨賢有竹林之七逸有
竹溪之六其樂也婆娑一日不爲少千日豈云多減蘭
夏日村居云豪風猛雨共入孤村喧竹樹一霎晴雲隱
隱殘雷細似蚊 水車斜閣柳下黃牛閒弄角月上涼
天今夜西窗自在眠鵲橋仙云秧針雨急棟花風暖歸
路幾重煙樹踰蹌走入短亭中早有個人兒先駐 問
年不答問名不答並坐已知未許衝泥小屐又迎歸但
遷坐伊曾坐處喝火令云素豔明如月殷紅小似櫻羅
窗慣見見還驚幾度相迴相避幾度笑相迎 喚坐何
妨坐催行未卽行儘教伊道是狂生鎮日擣菹紅豆記

翰羸鎮日閒言閒語漸說近真情少年遊云門前瞥見
人前稱喚冷淡異時常絕不寒暄略無眷戀端步入深
堂 沈吟獨在屏風外舊事費猜量第一堪疑斷腸聲
裏曾道莫相忘 自劉改之以沁園春詠指甲詠小腳

後詞家刻劃闋秀輒從其體竹所最多髮脣舌頸胸臂
心淚唾汗氣香聲影凡十四闋靜志居琴趣有洞仙歌
十七闋竹所繼之亦有十六闋詞皆穩帖是何綺思之
深也集前有王西莊鳴盛評語集後有張未軒龍輔跋

尾皆有益於詞境節錄之王云詞之爲道最深以爲小
技者乃不知妄談大約只一細字盡之細者非必掃盡
豔與豪兩派也北宋詞人原只有豔冶豪蕩兩派自姜

夔張炎周密王沂孫方開清空一派五百年來以此爲
正宗然金荃握蘭本屬國風苗裔卽東坡稼軒英雄本
色語何嘗不令人欲歌欲泣文章能感人便是可傳何
必淨洗豔粉香脂與銅琶鐵板乎張云余最好竹所之
詞甲戌將遊括蒼渡江入山羈愁大發奴讒備蝨不可
告語孤舟村店惟竹所詞是親朝吟夕誦酒後耳熱輒
擊節嗚嗚浙東之人無知音律者聞余歌聲無不羣聚
傾聽爭相贊歎新年還至武林登紫陽山頂再歌之又
有笑我者矣一江之分風俗大異江東爲硃砂江西爲
赤土乃我之口因之亦異江西得毀江東獲譽而竹所
之詞因之亦異譽我者不復知其詞笑我者聞有以詞

爲好者王之說持平之論也張之說則眞賞之難矣

吳江旅嘯一卷壽光安靜子

致遠

撰靜子文筆頗流宕

有生氣詞其餘事也皆作於南游之時滿江紅姑熟懷古云滿目煙波閒指點江山如畫想南渡誰曾遺臭頓兵不下梅嶺春攜白紵妓姑溪夜飲青驄馬笑可兒對手有何人惟卿也謝公宅無樓榭謫仙墓長桑柘嘆英雄才子做些聲價寸管好描千古恨三盃難起九原話問眼前解語是誰人憑他罷靜子汐社逸老目擊滄桑慨然言之殆有感馬阮與四鎮乎其所著玉磴集紀城文稿頗及明季亂離時事

瓶隱山房詞錢塘黃菊人

會

撰此詞選入詞綜續編而

未言卷數余所得止兩卷黃韻甫謂新警詭麗獨絕一時其守律之嚴尤一字不苟非惟才大亦復心細余以爲未免過譽詞氣疏暢則有之然可議處尙多菊人好詠古集中如出塞歸國當壚墮樓奔拂盜綃取盒夢鞵等題頗似傳奇鹵目又如潘妃蓮花麗華玉樹中宗點壽明皇洗兒溫太真行酒謝安石圍棋等題更似雜劇名色立題自有法刻意求新何關雅道乎又詞有以上代平之法近人準以中原音韻往往以入代平然此曲韻非詞韻也亦北曲法非南曲法也用之於詞豈爲穩愜且詩中如八十之十尙書之尙未嘗不借仄爲平然相習已久作者讀者皆知其有所本今菊人於媪枕玉

縛落水綠喜子溼等字向來仄讀莫不自注作平其中
喜字子字或可援箕子作菱茲妹喜作妹儻之例然已
非通行之音餘則更少依據況轉平爲仄詞中亦有此
例儻準此而行之則滿紙平仄任意顛倒不亦慎乎音
之不審律於何有韻甫乃謂其一字不苟哉

海天秋角詞一卷松滋謝猷卿

元淮

撰猷卿尙有碎金

詞一卷碎金詞譜六卷仿白石道人例詞旁自注工尺
井及平仄句韻固以爲獨得減偷之祕矣余謂詩流爲
詞自唐以後詞與詩分途矣詞流爲曲自宋以後曲與
詞又分途矣今人之於詞猶宋人之於詩聲音之道隨
時變易卽使引商刻羽其果畫旗亭之壁果復大晟之

遺乎余詞話前編已論及之故言宮調者亦沿流溯源知其意存其說焉可矣善夫鄱陽陳方海之言曰古無四聲而風詩起於委巷亦奚有律呂之意漢唐詩并入樂今則不能詞曲音節明用崑山腔又與宋元稍別宋元詞曲不能盡入今樂猶漢唐詩不入宋元之樂則今人填詞有不可歌者在宋元時未必不協卽宋元有不諧律呂之作推之漢唐以前或又有說且元明同用四聲工尺而調又各殊或者新聲善變今弋陽海鹽之譜無可傾聽則崑山實欲掩之也夫調絲竹曰歌徒歌曰謠亦曰嘏或歌或嘏詩固言之矣觀於委巷謳吟則有以處古今作者

碎金詞話後序

此通論也且今之自謂能歌詞

者亦第以唱崑腔之法求之而遂以周柳姜史自命此
尤吾所不敢知者矣 默卿手筆雖不高而持論頗有
可采如云詞爲詩餘上不似詩下不似曲在詩與曲恰
好之間鍊字忌深亦忌鄙俚設想須是有情無理措語
須是未經人道聲調格律自有一定如填某調卽專從
一人之詞爲定體逐字逐句照依填入縱不能四聲俱
論而平仄斷不容舛重字雖所不禁亦應斟酌不得屢
見至於句讀更有一定如六字爲句有上一下五上二
下四上三下三上四下二上五下一之別均須遵守圖
譜有可平可仄之說係指他詞全闕而言蓋一調十餘
詞平仄各異以見格非一體然亦每詞各有一定之平

仄並非彼此逐句皆可互易若一調十餘詞此句平仄
從甲彼句平仄從乙則是道首無不可活動之字必至
通篇無一合格之句矣所論雖淺然鹵莽下筆者當知
之其論詞韻平入俱獨用近人以入代平此沿北曲之
誤尤與余前說相合 暮山溪陰雨云積陰連晦不似
清秋節滿目漲昏煙更難保隨風變滅憐花惜草顛倒
費猜尋忽做雨忽做晴乍冷還疑熱 濛濛密密欲說
憑誰說負手問蒼蒼到何時銀潢漏歇原非日暮遮蔽
總浮雲層霾掃火輪飛好補炎精缺咄咄書空此默卿
感事詞也蓋海警初起默卿身在軍中有鶯啼序三臺
等調皆在寶山防堵聞鎮海定海甯波三府縣連陷之

作又有念奴嬌白序云重遊京口登北固山以望大海
時當兵燹之餘呻吟未歇歌管猶聞往事追思不勝慨
歎詞云潤州天塹歎成敗古今姦雄豪傑對湧金焦銀
浪裏飛出瓊臺玉闕上扼荆襄橫遮越豫險阻稱奇絕
江山依舊不堪重與追說 誰道荒島窮夷海波千萬
里樓船飄瞥火箭風輪經過處牛酒齊供饗登運策何
人逡巡終致此滿城流血驚魂剛定卻聽歌吹嗚咽嗟
乎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長歌之哀逾於痛哭矣

泊鷗山房詞四卷會稽陶鳧亭

元藻

撰鳧亭一字篁村

袁簡齋見其題壁詩極傾倒所謂江湖沿路訪斯人者
國朝詞綜謂其有香影詞四卷或卽此乎篁村雖以

明經終而生平交遊甚廣閱歷已深既有才名尙求濃
福其臘月五日初度填洞庭春色未闕有云古不云乎
達人知命較恁枯榮奈興悲古廟重墮有淚見嗤遠使
金榜無名何處更矜嘴爪健對快馬康莊話不平笑前
夕授南柯太守衣錦宵行於時篁村年七十餘矣何於
世情尙未解脫耶歸朝懽題常山旅店壁云叔子不如
銅雀伎奴價何年能勝婢罽包腳裏雪風天乘車戴笠
炎涼地送窮窮不已櫪閒休學長鳴驥苦行僧一瓶一
鉢醜飲終何濟未消醜礪聞琴起壯不如人今老矣
長門空賦孰酬金南皮有約堪沈李人生行樂耳去多
時日來無幾盍歸乎非竹非絲山水清音裏行役感慨

其氣尙豪 篁村詞投贈題畫應酬之作頗多單微之
思遙寄之情固未暇及也曾遊晉岡有飲林氏園亭滿
江紅黃華出齋頭觀吳門顧二娘所製硯石州慢等闕
閩之鼓山另崩峯俗說可望流求篁村雙雙燕句云中
峯放眼一髮流求千里嵌舉然余三登絕頂雖天日晴
明而空青無際究難確指其所在惟五更觀日出金碧
萬狀風雲異色較之泰山華山所見又自不同思作一
詞寫之至今未能 全浙詩話亦篁村所輯者其書博
采羣籍時加案語於黃梨洲先生下坵案云梨洲著述
甚富康熙初徐元文曾呈其書於朝旣而徵求前明遺
獻徐乾學以先生對復言其衰老竟以布衣終雖先生

抱道自高不樂仕進而薦剡不力與有過焉余謂此篁
村借澆壘塊之言耳殊失論世知人之學黎洲生平大
致與顧亭林相似蓋皆以勝國遺老自待者故翰林掌
院學士葉方藹將以黎洲應鴻博之徵而陳庶常錫嘏
聞之大驚曰是將使先生爲疊山九靈之役身也力爭
之乃罷錫嘏黎洲之高弟其言蓋知之深矣其後修史
累招不至徐元文請 詔浙中督撫鈔其所著送京并
延其子百家與其門人萬斯同萬言黎洲致書曰昔聞
首陽山二老托孤於尙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
吾遺子從公可以置我矣見鮪埼亭集漢
學師承記等書雖戲言也有
深痛焉夫以人事君大臣之盛節也然山則無以全其

名不出則無以安其身東海蓋籌之熟矣老不能求之
對蓋所以成黎洲也而尙議其不力薦哉且黎洲在殘
明位至副憲雖國破君亡而我 朝天恩寬大未聞并
諸人之厯官而削之者而篁村一則曰諸生再則曰布
衣若井不知黎洲之前事者豈於無所忌諱之時而反
深於忌諱耶徒以素負才名不如其意因致慨吹噓之
無人於古人未暇深攷遽發議論是則熱中之爲害耳
澈道人詞存三卷江甯戴氏撰按此集不載名字卷首
有其子芝識語謂先妣戴太恭人晚年自號澈道人以
吟詠自適所存僅十之五六其前又有序序末已失不
得其名氏
稱爲馮吾園學士之母然則吾園其卽芝耶序又謂卽

李毓昌不肯冒賑山陽令王紳漢潛毒殺之太恭人
爲作旌忠傳曲本是戴又有傳奇行世不止以詩詞見
也李毓昌之事諸家文集及筆記言之甚詳余前在都
下得千古奇冤傳奇一冊未刻本也專爲淮安府王毅
出脫謂王毅爲王紳漢誣贓檢驗時并未得贓所說獨
異余謂王毅不幸身爲本府王紳漢又其所稟調之首
縣卽使全不知情誰肯信之亦姑存此說而已類記於
此俟得旌忠傳再核之

黃天河釣竿金盞浪墨云毅初任德州牧本貪酷吏有王老虎

之目毛西河入都聚一妾豐臺賣花翁女也字之曰曼

殊不久卽逝同舉大科諸公以詩詞誄傳弔之甚多詳

見西河合集戴恭人惜餘春慢芍藥開時憶曼殊云婪

尾花繁曼殊仙跡豐臺春色如許紅遮香徑碧遊園
當日嬌柔堪擬想一代詞人千秋佳麗消受最憐伊吟
肩試倚翠巾新拭繡窗閒語悄鬟低猶堪追憶天與
豔才如此姍姍月下徘徊露冷苔黏釵橫珮墜任從他
滿目風光總被杜鵑催去嗟乎名花美人百年後猶令
人俯仰不知芍藥附曼殊傳耶抑曼殊附芍藥傳耶金
人捧露盤秋海棠云趁秋陰舒秋萼助秋光盈盈粉暈
煙鬟蹙倦倚匡牀依稀葉底翩翩晚蝶覓晴芳紅衣零
亂似憐他徑冷方塘礎聲咽笛聲怨蛩聲切漏聲長
幽恨絕未諳無香強相依傍芙蓉不遜美人妝黃花待
吐東籬對半圃斜陽集句浣溪紗云隔得盧家白玉堂

李商

好風吹樹杏花香

曹唐

共憐時世減梳妝

秦韜

燕子不來春寂寂

薛昭

殘燈無燄影幢幢

元稹

斷多難

到九迴腸

李商

應弦合節筆無脂粉氣其餘則多應酬

之作詞後附詩存一卷

評花仙館合詞二卷錢唐金韻仙

繩武

與其婦汪玉卿

淑娟

撰一爲泡影集一爲曇花集玉卿來歸二年餘卽

卒韻仙時已舉孝廉遂遭離亂傷春傷別如泣如訴其

詞格亦相似也韻仙蝶戀花重到平原再贈素雲云鬢

影蓬鬆釵半禪百計相留無一相留可黃曆除非儂自

做出行日子天天破收了羊燈樓上火聽掩中門聽

上中門鎖聲好蘭衾難道坐夢兒也要安排箇又云挨

近茜紗窗下坐聽說芳年瓜字纔分破一枕紅粧清夢
妥銷魂何必成真箇貼翠偎香雙鬢彈淚溼青衫怎

樣安排我蝶夢驚回釵影墮粉牆明月移花朵雲仙引

自序玉卿逝二十六日矣時楚氛告警羽檄飛馳枕人
遷徙道路如織余爲厝其柩於西湖臥龍橋南旣念逝
者行復云鼙鼓驚天旌旗卷地滿城兵氣秋涼星黯黯

月荒荒鬢髮聽催禁鼓偏到今宵偏不長曉角一聲青

山紅粉從此茫茫送伊過了橫塘猶憶得花開陌上

香不道今生再無儂分替檢歸裝又是回風蕭騷做暝

恁不教人屢斷腸一坏荒草五更殘夢兩地思量早春

怨云了了前盟茫茫後世草草今生也沒安排全無頭

尾好不分明幾回睡去還驚聽簌簌風聲竹聲是隔

房櫳是搖羅帳是近窗橋玉卿虞美人寄雲卿妹云鞦

韉影落閒庭院明月移花轉幾天不挂玉簾鈎難道春

來總是不梳頭綠窗還是攤書好何苦尋煩惱自家

去驗小腰肢卻比垂楊肥了那絲絲南鄉子喜韻仙歸

云獨自理琴絃睡起慵梳髻半偏新樣初三眉子月娟

娟盼到如今漸漸圓此意忒纏綿背著銀釭笑拍肩

如此風光如此夜天安放癡魂在那邊賣花聲自序韻仙

藏有古金數十品并藏金錯刀爲平原校書素雲所貽

脂花間紅鮮痕斐綠旣見君子我思美人爲翦柿蒂綾

製方盞貯之譬如度地排云古月出彎彎繡筥苔痂定

花亦自信位置得宜也情消受美人難如此相貽原抵得約指連環檢盞替

伊安更翦羅紈中央四角蝠雲蟠仿作盤中詩樣子畫

與伊看前有闕秋芙鏡女史序與題詞筆致翩翩序儷

體詞倚金縷曲云不道花朝雨便匆匆幾天催了杜蘭

香去六扇文紗窗格子曾憶舊題詩處看幾陣東風花

絮堆上紅樓人不管只一雙燕子還來住塵世事好無

據妝臺聞說全無主只粉箋些些留得斷腸詞句病

骨黃花人比瘦卻合秋聲廿五念儂也悲秋情緒萍樣

行蹤花樣命未拈毫便有離愁聚恁做得玉臺序按星

凡二十五闕秋芙序謂集如花萼依然璧玉一雙詞數按星
篇章卻合離騷廿五此闕秋聲廿五之句亦指此也

賭棋山莊集

詞話續四

受業興國李師竹謹校

受業清江黃介覆校

賭棋山莊集 詞話續編五

長樂謝章鋌枚如撰

戈寶士翠薇花館詞最多余所得者二十七卷詞綜續編以爲三十九卷萬竹樓詞注以爲三十卷聽秋聲館詞話以爲十卷殆其詞隨作隨刻故積久愈多耳然平庸少味閱至十篇便令人昏昏欲睡因其室有餘資喜結納才名易起謂之好事則可謂之名家則不能也而其所以自負者以爲吾詞能辨四聲能分宮調然而張玉田有言音律固當參究詞章先宜精思詞源誠以聲音麗於虛文字徵於實實者既難愜心虛者何由動聽且吾亦未見其詞之出果能使四方傳唱也則律之叶否終不

可知而人轉因其守律之嚴反怨其臨文之劣則律者
眞藏拙分謗之具也近日浙派盛行立說莫不如此蓋
不獨寶士然也而寶士之可議者尙不止是卷首序與
題詞數十篇借光之多已屬可笑開卷卽有龍涎香白
蓮蓴蟬等題此近來學南宋者幾成例作習氣愈覺可
厭且寶士一貢生耳而自十三卷以後交遊漸廣攀援
漸高中丞方伯觀察太守司馬明府厯碌滿紙所作無
非應酬虛聲愈大心靈愈短豈芝麓之於迦陵乎豈愚
山之於河右乎抑何其不憚煩也至爲麟見亭河帥題
鴻雪因緣圖前後合一百六十闕多至四卷觀其自述
知配合雕鏤費盡苦心然以花間蘭畹之手筆加以引

商刻羽之工夫乃爲鉅公譜榮華之錄慕德政之碑也
言之不足又長言之若以爲有厚幸焉此真極詞場之
變態矣第才知周美成姜白石見之以爲何如也寶士
詞亦未必風行於世原無庸論余所以覩縷者庶幾學
詞之人知所自省不至蕪蔓若此夫人文合一詞雖小
道亦當知績學敦品耳

近見寶士所著詞林正韻與吳子安榕園詞韻太體相
同子安宗廣韻寶士宗集韻然韻書以廣韻爲最古集
韻亦出於廣韻耳考子安刻於乾隆甲辰寶士刻於道
光辛巳子安海鹽人寶士不應未見其書乃歷舉諸家
而不之及何耶夫古人書多用韻韻之所包者廣宋元

以下始漸分詩韻詞韻曲韻詩韻雖二百六部一百七部分合之不同而源流秩然可考曲韻則專爲北曲而作以入爲平其法與他韻皆異惟詞韻初無一定作者十數家各持一義寶士之書亦未必盡出諸家之上而其凡例排擊一切自以爲獨得之祕最可異者中有云毛奇齡之言曰詞韻可任意取押毛氏論韻穿鑿附會本多自我作古不料喪心病狂敗壞詞學至於此極夫以詞無定韻恐其汎濫特勒一書未嘗不可卽駁正前人之誤亦未嘗不宜但發墨守鍼膏育言自有體何以毒習不堪如此豈以毛氏善罵而亦以罵反之乎然詞學不獨不足比聖經賢傳而亦非史例文體關係之重

况毛氏之時詞方復興霞蒸雲蔚亦豈一人之見所能
敗壞其言之過當甚矣且以宋詞考之寶士之說亦不
盡然寒山一部覃咸一部劉改之唐多合則灣帆灘閑
衫寒安南同押是寒山可合覃咸矣然辛劉固浙派之
所鄙夷者吾請徵之周草窗先與鹽不同部也而鷓鴣
天合之庚青與侵不同部也而戀繡衾合之庚青與眞
文不同部也而梅花引聲聲慢浣溪紗合之江城子且
并合於蒸與侵矣至鷲在庚韻而吳夢窗木蘭花慢則
押入江陽矣草窗眼兒媚浣溪紗則押入眞文侵矣夢
窗草窗之詞寶士選入七家卽有誤筆斷不至再至三
寶士自謂徧考名家詞亦知其出入不一律否耶况詞

又有叶以方音叶以古音之例其叶本甚寬毛氏任意

取押之言亦何嘗盡是誣罔乎寶士素與元和顧千里

廣圻遊受其吹噓千里於古文詩詞皆非當家吾觀其

所作戈氏父子諸文多怪憤浮宕而寶士填詞圖序尤

可笑俱見思適齋集夫自迦陵以後作填詞圖者不知若干

此亦習氣耳千里乃特張皇之寶士之學問未知去毛

氏幾由旬也而論韻既自痛詆西河其詞才亦未知去

陳氏幾由旬也而千里又為推倒迦陵豈溺情而不自

覺歟凡朋友切磋之義誘掖以成其業尤當規諷以培

其德千里校讐之學精審可觀而乃為後進增驕長傲

如是耶宜其與段懋堂論學制至於互爭不已為人口

賁也

段事見經
韻堂集

金匱楊伯夔

夔生

名父之子家世能詞涉歷諸派不專一

格其過溯歇青銅峽云孤峭摩天路漫滅雙厓奇特羣
峯四旁森列似矛戟出峽奔濤何急雷輶聲轟碧盲風
起怒鷗驚飛響磔磔 洪濛誰試手劔斷雲根削成奇
骨終古無人跡苔蝕藤纏老樹杈蒼煙深處往來惟
見猿猱擲菩薩蠻宿峽口禹廟云荒榛細路趨靈閣蒙
龍天半聞清鐸神壁畫波濤水官蘆葉袍 孤燈松映
碧如坐崧陽驛山殿護風雲人眠虎過門謁金門曉發
南星驛云霜華凍戍卒醉爭乾甕燃著豆蘄紅屋棟俱
暖孤驛夢 呶呶晨雞初哢喝馬呼牛聲閩人自出門

雲出洞四圍山冢冢臨江仙夜宿郎當驛云襪被饑驅
風雪裹薄遊滋味如僧路長何事怕還憎虎銜樵客屨
鼠隱紡人燈 自是元暉聞道淺平生悔學鸞吟略經
林壑倦攀尋隙颿聲盡鬼孤葉影疑禽筆力瘦健標奇
韻異有此題不可無此詞也予嘗謂南宋詞家於水軫
山温之地爲雲癡月倦之辭如幽芳孤笑如哀鳥長吟
裴徊隱約洵足感人然情近而不超聲咽而不起較之
前人亦微異矣不獨東坡之百字令水調歌頭無其興
致卽柳耆卿之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秦少
游之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出語高爽惟白石尙
有此意餘則皆不逮也有花柳而無松柏有山水而無

邊塞有笙笛而無鐘鼓斤斤株守是亦祇得其一偏矣
辛劉之派安可廢哉夔生手定真松閣詞凡六卷方廷
湖書其後曰北宋不襲南唐之貌而或失之過剛南宋
則力矯北宋剛勁險率之弊而常流於纖膩過猶不及
君子疑之斯言也學詞者可以鑒矣又過雲精舍詞二
卷汪紫珊世泰合刻七家詞中今考之只留一二闕載
入此集首卷餘皆不存矣 羅兩峯聘之鬼趣圖流傳
題詠所見多矣而其圖未知何狀亦未見有記之者夔
生有題圖長短調八闕詞未錄錄其小序荒情怪態亦
足以資嗚噓序云其一澹墨黯昧隱隱有面目肢體諦
視始可辨其一一鬼短衣僂而趨一鬼奴從羸上體以

手拄髻骨節可數其三一鬼衣冠甚都手折蘭花攬女
袂女鬼紅衣豐髻昵昵語旁鬼搖扇側耳以聽其四一
矮鬼扶杖據地一小鬼捧酒盞就矮鬼吻吻箕張其五
一鬼瘦而長垂綠髮至髻左手作攫拏狀右手循其髮
手長與身等足步武越數丈腰腹雲氣蒙之身作青綠
色兩峯自云焦山寺中所見也其六長頭而僂者一鬼
身不及頭之半頭之前鬼一一銳上一混沌然若避若
指且顧其七風雨如漆一鬼俛首疾趨一鬼張繖其後
一鬼導其前一鬼頭出繖上若依倚疾走昏黑淋漓極
遑遽奔忙之狀其八楓林古塚間兩髑髏齒齒對語白
骨支節嶢嶢然也又有瑤臺聚八仙贈祁陽山人吾吾

子詞附錄吾吾子浣溪紗六闕末二闕云木葉落兮湘
水波待他纖月過銀河又將鼓柁唱漁歌 挽尺鮮藤
編小笠翦叢香草結新蓑未披先付小龍馱又云隔斷
蒼松是白霓杖頭衡岳數峯低故人船未泊浯溪 一
朵青蓮忽搖動水仙騎驚出波飛依稀月底認紅衣吾
吾子未詳何許人而夔生詞有授我龍虎飛騰之句豈
白玉蟾邱處機之流乎

秀水杜小舫

文淵

詞筆清婉言外殊多感慨長亭怨慢云

竟偷被東風吹莫綺院銷香畫橋颺絮燕子歸來一襟
幽怨向誰語落花菴網偏不放春魂去後約問薔薇早
拍徧闌干無數 空誤甚年華似水卻把舊愁留住新

寒未減尙負手玉階尋句待檢點小扇輕衫笑呼酒煙
蘿深處奈樹外斜陽還惹殘鶯啼苦八聲甘州淮陰晚
渡云尙依稀認得舊沙鷗三年路重經問隄邊瘦柳春
風底事減卻流鶯十里愁蕪悵碧旗影淡孤城誰倚山
陽笛併入鶻聲空剩平橋戍角共歸潮嗚咽似恨言
兵墜營門白日過客阻揚舫更休上江樓呼酒怕夜深
野哭不堪聽還飄泊任王孫老匣劍哀鳴卜算子殘月
云花影漾簾波夜久春痕薄試問姮娥瘦幾分只有闌
干覺陌上玉驄嘶喚起雙棲鵲楊柳梢頭挂曉星又
下西樓角菩薩蠻冬日云棲鴉點點如殘葉林容寂寂
天疑雪煙外曉鐘疏山寒僧夢孤西風吹短策酒束

詩腸窄招鶴問梅花今年春瘦些小舫曾重刻吳夢窗
周草窗二家詞搜羅校對頗備自著采香詞即附刻於
其後又有詞律校勘記亦足彌紅友之缺皆雜業所不
可少之書也又新建勒少仲方錡詞氣疏宕秦樓月云
月沈沈秋窗寂寂宵深深宵深深暗魂何許步徧牆陰
空房遺影悲青琴黃泉碧落愁難尋愁難尋無人訴
得咽淚歸心此蓋悼亡之作吾閩俗諺有腹餓莫與飽
人說心酸莫在路頭哭之語卽少仲所謂咽淚歸心也
臨江仙感事云讀破芸緇三萬卷迴翔直到公卿胸臆
武庫角心兵綺羅叢裡擎酒說功名 鏤玉橫霄金佩
肘白頭一夢零星舞裙歌扇總飄萍故人江海閒讀種

魚經摸魚兒東湖感舊云問湖邊舊時鶯燕而今亭榭
誰主百花洲畔波鱗碧低卷斷煙零雨淒絕處是幾箇
漁簪冷挂眠鷗渚垂楊自舞想玉笛聲殘畫船人杳幽
恨向風訴橋東路還記題香俊侶蘿窗深夜絃語十
年重唱西江月寥落紫雲遺譜吟思苦費萬軸情絲織
就銷魂賦天涯倦旅悵沾酒樓頭闌干獨倚酩酊送春
去此二闕寄慨更深所著有樽洲詞卷首陳心泉

慶溥

序語極矜負自述有籬壑詞四卷惜未之見又馬平王
少鶴

擡

詩文俱長亦工詞余於琉璃廠曾得其刻本爲

人纂去林穎叔與之最善擬從穎叔寄書索之時少鶴
已歸粵西書未行而其訃至矣至今耿耿於心少仲工

書年老矣猶能作蠅頭小字杜勒皆官江南王終於通

政司副使

仁和龔定菴

自珍

恃才踈弛狂名甚著氣倍人前言語震

四壁官禮部主事隨班供職與同寮有所辨論其聲遠

揚 宣廟亦微聞之置而不問詩文皆不落凡近詞凡

五種存者不多有詩云不能古雅不幽靈氣鬱難躋作

者庭悔繁流傳遺下女自障紈扇過旗亭意下以詞人

自居然首句亦作者同病菩薩蠻云文窗花霧溼綠

侍兒不肯傳銀燭樓外月昏黃口脂聞暗香 新來情

性皴未肯偃羅袖此度袷衣單蒙他訊晚寒減蘭 自序

業紙中得花瓣一包紙背細書辛幼安更能消幾番
風雨一闋乃是京師憫忠寺海棠花也泣然得句云

賭淇山莊集

詞話續五

八

人天無據被儂留得香魂住如夢如煙枝上花開又十年十年千里風痕雨點爛斑裏莫怪憐他身世依然是落花牢落百感其不自得可慨矣又瑤臺第一層題某侍衛所撰王孫傳並錄原序於後序云某王孫者家城中珠規玉矩不苟言笑某氏亦貴家也解詞翰以中表相見相慕重杏兒者婢也語其主曰王孫所謂都爾敦風古阿思哈發都都爾敦風古言骨格異也阿思哈發都言聰明絕特也再三云女不應王孫遊家難女家薄之求昏拒不與兩家兒女皆病一夜天大雪杏私召王孫王孫衣雪鼠裘至杏曰寒矣爲脫裘徑擁之女帳中而出女方寢驚寤申禮防不從王孫曰來省病耳亦

以禮自固也。杏但聞絮絮達旦聲，且杏送之出。王孫以
蘋結巾納女枕中，女不知也。嗣是不復能相見。旬餘夢
見女執巾問曰：「此君物也。」曰：「然。」寤而女訃至，知杏兒取
巾以佐殮矣。王孫尋鬱鬱以卒。杏自縊。此嘉慶丙寅丁
卯閒事。越辛未，余序之如此。又乞浙龔君填詞以傳之。
詞云：無分同生偏共死，天長恨較長。風災不到月明難
曉。曩誓天旁，偶然淪謫處，感俊語小玉聰。狂人開世便
居然，願作長命鴛鴦。幽香蘭言半枕，歡期抵過八千
場。今生已矣，玉釵鬟卸，翠釧肌涼。賴紅巾入夢，夢裏說
別有仙鄉。渺何方，向瓊樓翠宇，萬古攜將百字令。自序
生得顧橫波，大人小係，斯余曰此君家物也。爲填一詞。云：龍華劫換，問何人料理。

斷金零粉五萬春花如夢過難遣些些春恨

原注京師某家劇樓

有楹帖一聯曰大千秋色在眉頭看徧翠珠看重遊

聯部五萬春華如夢裏記得了歌甲舞會睡崑崙相傳

尙書帳幘春宵枕敲紅玉中有滄桑影定山堂畔白頭

可照明鏡 記得腸斷江南花開兩岸老至才還盡何

不絳雲樓下去同禮空王鐘磬

原注尙書與錢尙書同在秦淮日臨河云陽柳

花飛兩岸春行人愁青史閒看紅妝淺拜回護吾宗肯

漳江一傳心頭驀地來省

原注忽憶黃口齋先生在秦淮之事曲終及之二詞

皆足資談柄某王孫事尤令人低個也

近日古文自梅伯言曾亮之後眾推上元許海秋宗衡其

文夷猶自得不爲桐城末派所囿詩詞亦入格蓋海秋

固先塗詞賦與以古文餘力作韻語者不同也詞名玉

井山館詩餘中有二闕最足感人嗟乎酒場歌板舉目
滄桑氛塵頽洞此真迴腸蕩氣時也金縷曲書余淡心
板橋雜記後并敘云爨讀曼翁斯編心輒低徊竊以頓
老琵琶妥孃詞曲人閒天上事豔情哀乃至葛嫩李香
賤能抗節魁蕭卯笛聽輒增悲幾類國殤詎同禍水方
諸志乘亦繫興亡嗟乎秦淮嗚咽誰憶前塵粵寇披猖
倏遭今劫歲在癸丑孟春之月僕在江上倉猝北征時
賊騎距城不四百里埃兵甫集烽火斷然僅二旬而金
陵瓦解矣侯景誰迎袁粲徒死曰爲改歲未復巖疆鳴
乎江關殘破親故流亡慨念昔遊都非舊夢衣衫蝶化
樓閣薪燒一付劫灰無從弔影桓子野奈何之喚賀方

回斷腸之詞載誦斯編抑又傷已夫事非同軌感無異
情曼翁此作勝國難忘僕念故園亦滋慨息昔之招邀
勝侶流速景光南部煙花東山絲竹鑿歡難拾逝水不
回遑問前因空成死別奚必他時憑弔始爲傷心之事
哉仰天掩卷歌呼烏烏因爲此詞用諗同調詞云別有
傷心處儘消磨劫灰金粉大江東去樓閣斜陽秋易晚
嗚咽青溪如訴祇衰柳殘鴉無數龍虎雄圖悲豎子賸
遺編細載閒歌舞亡國恨哽難語 年來烽火臺城路
念無端家山唱破淒涼無主似有簫聲聞鬼哭忍憶板
橋風雨漫惆悵美人黃土繞郭旌旗霜影重恐將軍愁
擊軍中鼓早衰絕子山賦霓裳中敘第一序云昔在道

光乙未丙申間余留京師嘗觀王郎蕊仙演桃花扇傳
奇寄扇一齣豔絕一時士大夫賓筵酒座盛稱歎之碧
玉梳妝綠繡結束五花鬢弄不復置念尋常粉墨也閩
孝廉張亨甫作王郎曲云天下三分月二分在揚州一
分乃在王郎之眉頭王郎揚州人其演此曲尤精至王
郎老去無演之者余有詩云參軍蒼鶻都更變忽憶王
郎倍可嗟一自春風消扇影更無人解唱桃花及感豐
壬子朱郎蓮芬始演此曲然賞之者卒鮮嗟乎曲海詞
山千生萬熟而搵簪顛落知者無人與之言鄧干江望
海潮蔡伯堅石州慢矐然而已何況公子天涯美人樓
上春風問訊誰復於一握濃香識南朝之興廢哉同治

丙寅春正月同人夜讌時陳郎蘭仙初演此曲清尊檀
板素襪明璫雖不知視王郎朱郎爲何如然而錦色纏
頭如聆舊曲笛聲犯尾其拍新腔何必候生乃爲之數
調尋宮慨然太息乎詞云清歌粲素靨眼底濃香消絳
雪拍徧闌干幾盞現後影前身桃花顏色關河阻絕可
有飛紅捲殘蝶知音少緘愁難寄倚裏向誰說 悲切
笛聲低咽似當日秦淮夜月傷心公子遠別又今夕燕
脂寫恨如血淚痕描露葉早板鼓淒涼數闋當筵歎春
風一握爲爾啟金篋及余遊都下王郎已死朱郎久不
登場顧時時爲海秋寫詞蓋朱郎素工書也庚午余再
至則海秋歿矣朱郎無聊復理舊業然年華老大盛名

難再吾友鄭仲濂見之輒太息其時有萬郎芷儂亦善
小楷又有李郎聽秋工愁愛嬾二郎皆有豔名而無俗
態一日余招仲濂飲李郎司酒糾仲濂自述食性喜酸
李郎曰君能飲醋一杯吾以一曲償仲濂欣然引滿余
笑曰喫得三斗醋百事可作君所飲尙嫌少耳翌日仲
濂寄余臨江仙云兜愁不忿青綾被夢殘渴想梅花味
夜雪曉寒天思君思水仙 出門無處可坐對防花惱
花惱若爲懷還逃醋甕來嗟乎歡場若水共盡何言曾
幾何時眼中人無一存者悲夫

往歲晤黃子壽

彭年

於京師興勝寺出文相質子壽然之

與論詞頗訝余骯髒余曰近來詞派悉尊浙西余筆放

氣巖實不足步朱厲後塵雖然浙派不足盡人才亦不足窮詞境今日者孤枕聞雞遙空唳鶴兵氣漲乎雲霄刀瘢留於草木不得已而爲詞其殆宜導揚盛烈續鐃歌鼓吹之音抑將慨歎時艱本小雅怨誹之義人既有心詞乃不朽此亦倚聲家未闕之奇也余方自愧其不逮又何尋南宋之故步斤斤奉一先生之言哉因索子壽舊作爲錄一箋相寄自云不求甚解然其詞固當家也二郎神慢和蛻叟原韻云青春謝有多少風情揮灑憶往日神仙新眷屬焚香坐水晶簾挂問何事瑤池伴侶便先後雙鸞飛駕悵楚天如絲細雨迸作淚珠傾瀉真雅坡公翰墨朝雲聲價賸思量小園桃李在鎮日

裏愁鬢低亞歎世事浮漚逝水只無計安排目下况佳
節重逢歸期未卜栖皇中夜滿庭芳聞簫云細雨斜風
扁舟河畔無端撩亂心情扣舷歌者多半是吳音爭似
吹簫幽咽和雲水一樣淒清漫懸擬洞庭張樂鼓瑟起
湘靈更休提往事鳳皇臺上弄玉飛昇記楚山重疊
無水縱橫椎髻山婆伴我閒按拍夜景蕭森今安在新
愁舊恨此曲怕重聽江南春慢題朱眉君焦山酣睡圖
云江水東流寒山孤峙白雲常護行客扁舟破笠踏前
朝多少陳跡到此拋游屐聊酣飲風吹墜幘非佛非仙
悠然與世相隔思往事駒過隙誰喚醒希夷驚迴吟
魄青天萬里笑蠻觸安知蝸窄待把榛蕪闢好乾坤任

安幕席更尋訪古鼎殘碑幾卷琳瑯助君枕邊酣適意
難忘題寄巢夜話圖云聚散何常似浮雲倏起天半飛
揚寄巢人已渺圖畫又重裝陵變谷海成桑剩一卷琳
瑯憑記取名流姓字老輩心腸 天涯海角亭旁念故
人遠矣風雨難忘琴尊時小集燈火共淒涼星落落水
蒼蒼吟緒料應長爭快覩昌黎謝表玉局文章暗香用
石帚韻題楊古醞消寒圖云鴉聲月色念故鄉遠矣江
城吹笛驛使寄來問綺窗誰向親摘春意江南未徧且
付與何郎詩筆正蕭瑟清夢扶持期約挂帆席 香國
音信寂悵兀坐小齋故紙塵積笑歌更泣綠萼金尊定
相憶閒寫疏花點點憑記取詞林瓊碧待覓歲寒友也

幾人共得子壽本貴筑人寄籍楚南早歲入翰林便歸
不出同年生多居要路盛意吹噓子壽泊如也年來修
志保陽寓蓮池書院極池臺花木之勝丁丑余自晉回
閩中秋過之扶欄並坐談及四鼓乃罷

有通套語門而語流傳習用且若奉爲指南而不知其與
本義不相酬者如近人論詞輒曰詞者意內言外按此
語本於說文然此特大徐本耳若小徐本則作意內音
外音外者古之所謂語助今之所謂虛字也故經傳於
助句之字輒訓曰詞若幾詞也於歎詞也云語已詞也
其間詞之助也此類多矣夫意內言外何文不然不能
專屬之長短句苟爲意內音外則倚聲者將專求虛義

專講餘腔若古樂府之淪淳如呼豨之類令人不可解乎且今之稱爲能手者不以作意見奇而以知音自詡是直音內意外矣更與古義不合是蓋乾嘉以來考據盛行無事不敷以古訓填詞者遂竊取說文以高其聲價殊不知許叔重之時安得有減偷之學而預立此一字爲晏秦姜史作導師乎郢書燕說眾口一辭何爲也又近人詞集不曰箏語卽曰琴雅不曰梅邊吹笛卽曰月底脩簫凌仲子謂爲習氣不信然乎而開卷必有詠物之篇亦必和樂府補題數闕若以此示人使知吾詞宗南宋吾固朱厲之嫡冢也究之滿紙陳因毫無意致此尤習氣之不可解者矣

元陸文圭論詞亦有意內言外之語亦誤解說文以詞爲

長短
句月

先方伯在杭公著述極富載家譜者二十餘種滇略北河
紀等悉登四庫五雜組一書作家尤多徵引近滬上重
刻文海披沙則來自海舶云倭人最所欽重其小草齋
集詩後附錄填詞四十餘闕王述菴明詞綜不錄殆未
見公集耳憶秦娥別意云花簇簇惱人一點春山感春
山蹙瀟陵金縷瀟湘寒玉馬蹄芳草年年綠流螢空
照黃金屋黃金屋獨行獨坐獨言獨宿謁金門溪上云
溪水碧倒浸一天秋色隔岸芙蓉香欲滴半醉嬌無力
人倚闌干嘆息驚起一雙鷓鴣望斷彩雲愁脈脈橫
塘霜月白蘇幙遮秋暮云朔雲高芳草盡纔過重陽陣

陣西風緊鴻雁銜來青女信最是無情先上愁人鬢
炭煙銷香篆燼月墜江波宿鳥寒無影玳瑁梁空羅帳
冷翠被銀牀孤負鴛鴦錦御街行惜春云落紅滿地春
無主看嫩柳爭飛絮輕寒猶未捲重簾最怕五更風雨
十分春色九分過了只一分枝頭住 雙雙紫燕簾前
語人不見天將暮晝長睡起篆煙殘別是一番情緒香
肌暗損此時此恨脈脈堪誰訴

荔枝園最勝三十年前興化太守王君於府治門外懸
楹帖云荔子甲天下梅妃是部民其句盛傳於時明徐
興公聚友品之名曰紅雲會有會約載近人所刻說鈴
小草齋詩餘有訂興公汝翔餐荔支臨江仙云憶昔紅

雲花下宴玉顏嬌映波羅如今又是五年過枝頭風雨
少林外露華多 一騎紅塵飛得到天香已自銷磨鳳
皇江上水微波扁舟乘興去勝會莫蹉跎當時曹石徐
謝齊名并多藏書文酒過從卽草木亦增光采噫可感
也又長樂有荔名勝畫絕佳集中浪淘沙兩闕詠之所
謂異品出吳航者然今日亦難得矣至 國初高雲客
兆繼舉此會著荔社紀事一卷張超然遠爲之序深闢
朱竹垞曹秋岳閩荔不如粵荔之說謂二君食不以時
故不見佳後以語竹垞竹垞亦爲爽然序末云一物之
微耳名矣而不知知矣而不盡非深歷而詳察之鮮有
不失者嗟乎是可謂言近旨遠矣

丁翁元量

鑄

余外大父嗜庭先生

桐

之從弟也家饒於財

性好聚書自云在四庫總目外者頗多獨居一樓不關
世務摩挲彝鼎閒或吟詠直是倪高士一流人物其後
家中落書亦散其戚招之點勘經籍歷舉古今刻本纍
纍如貫珠亦講倚聲以詞苑叢談不注所出乃重加編
錄稿已盈尺歿後并其自著詞皆不知流落何所矣嘗
屬施處士怡巖邦鎮爲作鹿裘子誦離騷圖古裝扶杖
真有蕭然出塵之概林教諭書甫丞英爲之作贊粵匪
之亂教諭殉難最烈其生平益不輕許人也翁有瑤華
慢賦雪丁香云東風飄瞥頓遺瑣英壓樹霏香雪瓊瓏
細簇疑載見曲院梨雲溶月叢叢勻糝更愁認楊花鋪

氈知幾番蘸粉凝酥儘費春工攢疊 撫闌靜與端相

恍珠蟾銀蛾垂護嬌靨籠燈款映呈澹靚未讓海棠殊

絕便有人取媿蕉心莫綴閒情千結是夢窗門庭中語

也怡巖工寫照技不在曾波臣下有畫餘詩稿多近王

孟語素不以詞名然余曾見其題書賈鄭君小影金縷

曲云憶鬻丹青日那時節生涯雖淡頭顱尙黑也愛縹

緗類展閱爭忍光陰虛擲今老矣何能爲役歲月消磨

無覓處羨君家尙擁書千帙我只剩一枝筆 莫言市

隱無人識見多少文人墨士畫師詞客今日爲君閒寫

照不比尋常資格況雅有壺觴在側偕大乾坤憑笑傲

儘從容俯仰無蕭瑟畢竟是讀書得亦復言外見意其

後有何南霞軒舉者既作秀才其窮愈甚乃以鬻書爲業卒落魄死著竹情齋集并輯詩話筆記十餘卷采摭頗富今其稿亦多零落長相思云山悠悠水悠悠風捲桃花上翠樓春人不耐愁 潮東流潮西流燕子飛飛未肯休天涯無一舟百字令秋思云老天慳吝待愁人只放半彎明月小立閒階風又峭一綫秋心到骨竹影輕篩桂華暗馥涼重廳如雪哀蛩萬億耳邊誰使休歇 此夜未必無情明河一水根觸離腸熱聚散果憑誰作主待共牽牛絮說畢竟相思幾人遂意徒攪魂和血不如夢去避他銀漏聲咽嗟乎此皆市門隱君子也今者侯羸已渺朱亥空存闔閭之中安得復聞此廣陵散

哉

余弱冠卽與侯官黃肖巖

燭

劉芑川

家謀

定交芑川能詞

見余作白以爲不及其斫劍詞中所云七百有餘歲謝
子不凡夫又云歸來閉門坐對元暉清發余甚愧其言
移官臺陽遭亂守城勞瘁死所著觀海集海音求之積
歲始獲詞則盡失矣惟其行時路經興化曾寄余札附
錄數詞余詞話前編已備載之年來南北數萬里車馬
馬足每誦其白雲紅樹迢迢孤影之句爲之淒然又誦
其故鄉已是隔關河旅次途中都一樣不算蹉跎之句
又復爽然若失肖巖詞則作於渡海以後故名曰婆梭
婆梭者海曲也其意欲尋源於古樂府而參以子夜讀

曲之法惜未竟其業而饑驅東西目擊禍亂卒以多愁
而隕悲夫然所作實能岸然自異不逐時風梅花引云
曉鷄鳴候蟲驚獨擁寒衾百感生夢難成夢難成輾轉
車輪秋天不肯明 西山映雪冬還早東鄰鑿壁人偏
惱抱遺經抱遺經下炷然燈無油那得明長相思云紫
羅囊明珠璫二月單衣繡衲襦儂身竟體香 耶婆櫓
女兒箱夜夜思歡還故鄉歡眠何處牀風中柳云亦沼
亦園有此不令人俗插短籬略栽花木春時種竹秋時
種菊繞吾廬黃金蒼玉 門階闕寂也算高人之屋倚
新聲南詞北曲奚須食肉何妨脫粟願兒曹父書常讀
嗟乎二君去我遠者三十年近亦二十載矣從而無從

言之腹痛而芑川尤生平知己之最重錄遺編牙曠之

思其何日已乎

丁杏舫纂國朝詞綜補林錫三從余得二首詞因以畀之二君年輩在錫三

前錫三未及與遊聽秋聲館詞話以爲錫三之友非也芑川道光壬辰舉人肖巖以太學生終

自余倡聚紅詞榭不過二十年矣始四五人繼十五六人

至於今亡且八九其時李星村爲祭酒不幸亦有左邱

之疾餘皆牢落不自得兵火水旱時局多艱貧病死生

壯心頓盡蓋自余遊晉適秦而故鄉零落殆少一日之

聚矣古云蓋棺論定諸君或未成書或成書而求之不

可得俯仰逝者愈用慨然乃搜殘篋之餘聊寄山陽之

痛其已刻雅集詞者毀譽在人無庸多及異日會合農

星載談舊雨其亦有瞠目相視聲咿啞而不能續者乎

嗟乎

四十年前有烏山十才子徐雲汀

一鶚

教諭其一也君早

以詩名善爲淡遠偶句同人傳爲雲汀派旣而爲詞蕭
疏自喜花發沁園春云一陣廉纖悄然無語沈沈細動
春酌空階點滴觸起牢愁多半中年哀樂憑誰訴卻訴
不了鈴聲劍閣儘坐聽燕子呢喃輕寒早下簾幕今
夕聯牀如昨便翦燭西窗重溫舊約莫談悲憤莽莽天
涯起舞荒雞殊惡孤眠難著忍報道海棠紅落況此後
惆悵巴山懷人何限寂寞

原詩雨中聞
贊軒將入蜀

猛惺忪一夢

拋撇了可憐宵甚無雨無風鄰雞唱罷天也瀟瀟情知
好春未去奈逼人煩惱又今朝時有嚶嚶細響亂蚊飛

下輕綃。綠煙吹水。撲窗寮。正心展閒蕉。著一點涼酸。

歸鴻唳急。老鶴聲驕。中庭尙稀行迹。更青林黃雀弄啁。

噍鴉語鳩啼。相續漸催塵事如潮。原注曙窗無寐勞者易詠倚枕得此君

喜掌錄見佳句。輒鈔附稿中。積卷盈尺。然潦草陵亂。非

君復起不能辨其爲誰某也。有小妻君特愛媚之。賣文

所入盡供奩費。而君破帽殘衫。不自修飾。其溺情如此。

然君歿後。獨能抱其遺詩。鳩資刻行。豈君固知其不負

所託耶。猛惺松闕失其調名俟考

詞樹中能作溫尉李主之語。以閩縣陳子駒。通祺副貢爲

第一君。昔與永福黃笛樓。經倡和有雙鄰詞鈔兩卷。曾

乞余序之。二君才同體合。眞爲笙磬之音。後林子魚。直

欲刻之攜以入粵子魚卒官未知其集能不零落否君
生業本裕又年少多才旣而累不第家亦落摧藏不自
得逃於酒人卒以此殞其生詩文清麗兼工繪事跌宕
酣嬉見之俗情自遠嗟乎今眼中安得有是人哉搜其
遺製竟無一存其遊西江時曾致余一札今錄之亦足
以想見風采矣曩者黃河一唱雙鬢盡壁於旗亭叢菊
兩開九日登高於藍水釣龍臺上荔榕懷古之場飛虹
橋邊荷芰流觴之地子旣激昂以爲倡余亦跌宕乎其
閒自別大江遂成舊雨嶺鴻渡雪知泥印之應非海燕
辭雲惜巢痕之又換雖關心芳草已非靈運池塘而滿
目青山尙憶宣城佳句望風馳想慨也何如僕計出山

已周寒暑勞薪日積珍鬣徒誇夏間遠探衡陽逕湘麓
訪屈子之宗邦探賈生之故宅亦欲紉其叢蘭擷其香
草而乃蒼梧雲黯湘竹淚滋帝子不來宓姬難遇迨辭
回雁之峯復踏磨驢之迹迢迢滕閣重吟畫棟飛雲寂
寂匡廬空對香爐曉日蓋由袁赴湘由湘過洪而仍復
回袁者凡五閱月烏經繞樹飛三市以難棲鶴本在林
借一枝而自足雖復琴書可樂塵坳無勞小聚壘篋不
殊家室而嘗世味於蓼甘荼苦閱歷已多數浮蹤於去
馬來牛差池不少烏飛已倦鱸美難歸盼故都其可懷
積素心而誰語況復楚蜀傳烽皖吳列燧赤眉銅馬寇
盡鳴張滿上棘門軍皆狼狽扶桑非東隅之景孤竹鮮

北伐之威誓遍野之哀鴻求中林之喪馬局竟日非生
當斯世楫不渡江田無負郭猶且萍隨浪轉絮逐風飄
此則登樓望遠王仲宣所益增慨於匏瓜曲江潛行杜
少陵所以興悲於花草者也夫人惟哉志煙霞之表而
後雞蟲之累不足震其神明殫精著作之林而後烏兔
之光不足圓其修短足下拔靡藝苑聯襟昔岑占嘉遯
之五爻受靈文之十賚斑斑古血囊中之錦已多蒼蒼
高山天際之琴自鼓始知閉戶之賢益信奔波之失異
日者三椽可築一舸歸來訪君賭棋莊頭坐我百尺樓
上重招好月共酌清流古今任變不談玉壘浮雲朝暮
相逢莫唱陽關舊曲歲寒松柏待訂同心嶺表梅花先

期馳驛惟茲息壤永矢弗諼書至未數月君亦歸而余
又遠出遂自此不其杯酒之歡矣

長樂梁洛觀

履將

秀才宮詹九山

上國

先生之曾孫也爲

人機警而有至性出筆秀削宜於倚聲年未三十而卒
有木南山館詞一卷余擬序而刻之以中有殘缺尙須

輯補因循至今冥冥中殊負吾友也魏子安

秀仁

梁禮

堂

鳴謙

亦皆有序子安有云一鱗一爪一淚一聲鷺鳥

盤空天有蒼涼之色哀蟬乍警時多淩厲之音讀者可
以知其詞境矣南柯子春日用禮堂韻云簾捲霏霏雨
苔勻漠漠煙柴門春水暮雲天獨對落花無語立階前
薄醉初欺臉微吟欲聳肩鷓鴣聲裏路三千不道東

風吹夢忽經年聲聲慢雙江樓聞琵琶有感云鬢絲減
綠燭淚燒銀酒醒人倚雕闌切切淒淒乍疑雨過江干
幾度傷春傷別剩香塵灑在青衫愁絕處欲歌難終曲
記又無端 一語一絃一咽莫珠簾風露十指禁寒江
月無聲開窗一白漫漫昨夢紅燈深處第三橋過第三
閒問甚夜攜朱笙同譜花南

梁禮堂觀察弱冠捷秋試友教四方中年登科觀政吏部
遂乞假不出門下多騰達知名之士名師之望幾同山
斗既而佐大府理官文書聲華日起所入亦豐有田有
宅歸理舊業將以此終矣未幾竟卒訃至都下余爲之
泫然歸見沈幼丹制軍所作墓志銘摹寫生平鬚眉欲

活又不禁慨然禮堂幼從其族叔少皋

庚辰

學博遊巖

齷時余卽見之後二十餘年復見於劉氏禮堂欣然曰

丈昔由吾師購陳祥道禮書吾彼時以禮書爲冷書意

吾丈必是冷人今何幸一接顏色乎自是遂爲相知素

工儷體後有志治古文每與余言輒終日詞筆清華而

時露抑塞之意想其橐筆僣驅久嘗世味固亦有不自

得者乎滿江紅楊花云如此韶光竟著意漫空飄灑况

夕陽樓閣清溪亭榭欲去還銜春社燕將留更逐長亭

馬問一春何事負東君飄零也才不在飛瓊亞態不

在翺風下只茫茫塵海何方稅駕潔白甯因泥水污輕

狂早被鸚哥罵願他生莫更作浮萍無休暇南樓令落

花云豔雪輕霏樹香塵薄糝空倚闌干盡日濛濛畢竟
東君何意緒開與落恁匆匆 質弱隨風易情多欲下

慵問天涯誰認離蹤吩咐泥雙燕子莫衝到畫樓東

長樂林錫三

天諭

讀學以編修入值

上書房既又充

宏德殿行走時時以不稱其官爲慮近再任江蘇學政
回憶疇昔之言計葳事之後或可相聚於故鄉今冬忽
聞其卒噫天何奪之遽耶其初視學山西走急足六千
里邀余襄校文字余至累月唱和舊幕故多能文之士
賓館中有西齋當塗黃左田 鉞 侍郎所闢圍聚其內終
日不談一俗事是亦一時勝槩也其填詞不苦思不險
語隨勢宛轉而恰如其意吟儔旣散所作漸稀嘗寄書

從余覓舊稿謂欲勒成一集亦未知其果否也滿庭芳
新竹云暖圻泥痕嫩連苔色雨聲纔作瀟瀟無人庭院
獨立愛丰標恰好二分宜水不禁得露泫煙銷平安否
報書何處問訊到東橋 飄蕭看鳳尾纔扶欲起已定
還搖且長祝東君放使干霄不負前年醉日絲窗下樽
酒頻澆薰風早檀欒三徑待爾洗炎歊最高樓楊花云
東風晚吹雪滿天涯遊子去何歸江干暮雨新寒後樓
頭斜照晚晴時恁飄零初醒眼更攢眉 愁還向鄰家
明月說夢還向御溝流水別惜春顏色難長駐送春情
緒易成癡更何心愁落早問開遲滿江紅乞雨云厭說
春晴又穀雨今朝過矣有老農仰天而歎犁鋤未試煙

日徒滋花柳媚風雲不吐江山氣笑綠章只借海棠陰

翻多事 麥苗槁稻苗死鴨兒惱鵲兒喜算慣放驕陽

應非天意高臥不妨茅屋破閉門當爲蒼生計莫昏昏

潭底睡癡龍鞭之起摸魚兒自序正月十五夜夢與枚

半只記青山二句爲枚丈語耳醒後補綴成篇云六千里驚魂乍定一尊重見

傾倒青山故國還無恙只有鬢絲枯槁愁亦好任雪月

風花攪入騷人抱車塵斃掃悵隔檻呼燈對船招酒香

夢斷三島 且料理宏獎風流心事天涯儘有香草傳

山絕調銷沈久故宅空餘文藻春未老莫眼倦長空躑

躑斜陽道歸鴻尙早指流水晉祠泠泠碧玉幽趣其君

討按此在晉所作晉祠去陽曲五十里山水絕勝回首

當時黯然魂銷矣博山字青主 國初高士

咸豐己未之秋閩縣王子舟翁孝廉購菊花三百盆五色

紛如堂廡庭階皆滿招諸君爲吟菊之局一人一席一

筆一墨一硯一韻本肴四酒無算拈題分箋三日始罷

夜則然紅蠟數十枝淺斟密詠於冷葉幽香之下至今

思之如在天上子舟爲文勤尙書從子門地清華風姿

玉立能詩善飲翫屐灑然固翩翩佳公子也未幾文勤

卒於位生計漸窘而君之意興亦漸闌珊矣乃入資爲

學官又未幾哭其妻妾并及子女一年數喪而君之生

意殆盡矣遷俄數月竟歿於建陽其時贊軒家亦中落

而詞榭中遂無人能爲東道主者盛衰之轉移不堪置

念贊軒刻有效擬詞子舟於詞不多作余屢屬贊軒換其遺稿不可得也牽連書之亦吾不死吾友之意而已矣又有浙人王筠舫廷瀛者錫三之弟子也暫來詞局歸應秋試獲雋卽死其所作亦不可考矣

往余掌教同州豐登書院庚午將入都諸生謀釀資爲贖

余聞而力謝之乃合寫衢尊閣侍別圖題者二十餘人

以寄其無已之思蒲城郭生玉堂寶森作後序大荔石

生廉夫介填二詞廉夫性情簡傲素不滿於眾口余以

芑川贈余二語轉贈之曰清勿見骨奇勿露角廉夫感

焉而同人亦漸與之親其詞爲金縷曲并序云夫子長

樂魁儒陳留貴胄文光偶臨於西土才名久擅乎南邦

太華搗詩三輔之風雲變色豐登主講十城之桃李皆
春藹藹人師循循善誘兩載於茲人知孔北海千秋若
接昔之張橫渠爾乃籬菊初殘嶺梅乍放 恩承北闕
將鳴珮玉於薇垣教著西河暫駐離雲於槐市於是鹿
洞生徒鱣堂弟子彩筆賦臨歧之句素絲成話別之圖
言表丹忱非同粉飾也介從游最早受染滋深學愧康
成竊戀扶風之帳情移鍾子忍停流水之琴瓣香永矢
於后山學拍偶師乎白石萬里雖遙願逐大河而到海
一方竟隔空憐飛雪之隨風遠眼雙懸寸腸九轉嗟乎
所計在百年以後公不忘滋蘭樹蕙之心相逢在廿載
以前我或有入室升堂之望詞云淚落驪歌裏嘆別離

人生最苦况爲師弟勸我名山須努力消受垂青凡幾
且莫說感恩知己李杜韓歐吾不見舍宣城此筆誰提
起願十載隨杖履 弄人造化偏如此卻要把兩年馬
帳竟移千里太華長河俱寂寂一瓣心香誰恃忽報道
南豐去矣皎皎白駒終欲繫恨嶺梅有信催行李腸九
折愁難已又云纔得追隨樂差慰我長書短劍頻年落
拓阮籍窮途何足惜捫蝨空懷景略更愁對孤山梅鶴
天壤移情今孰是恐六州又鑄今生錯身世事須斟酌
斯人終爲蒼生託但可有關西夫子講堂鱣雀北向
長安幾千里何日相逢臺閣只魚雁往來休莫他日闕
山應更遠悄夢魂總戀鼇峯著肯孤負千秋約余於朋

舊題贈之作恐涉標榜多置不錄其生存者尤不欲援引第念秦閩相去七千里余老矣廉夫亦逾艾渺渺停雲未知繼見在何日因特存之以誌爾時沆瀣之情廉夫於余去後將所得書札聯爲長卷因玉堂求題識於謝蔚青觀察昨閱轉蕙軒文集始知之嗟乎若廉夫者不誠加人一等乎

賭棋山莊集

詞話續五

受業與國李師竹謹校
受業侍江黃介菴校